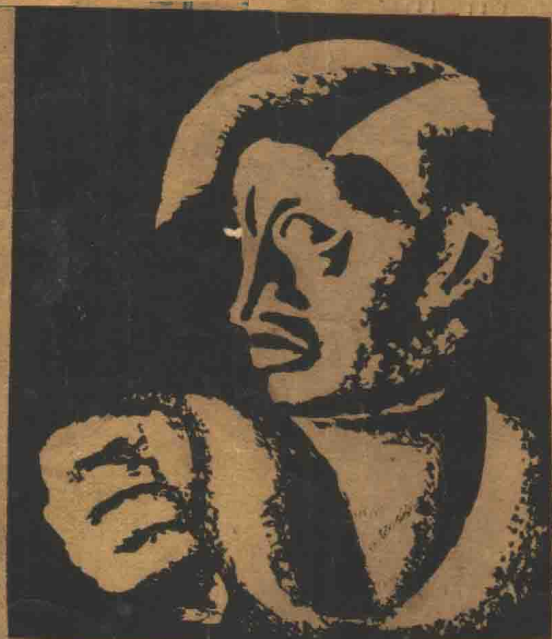


6295218886441

憶圓的一二一

著 麟



版出社版出虹海



憶回的一、二、一

著 麟 胡

行 印 社 版 出 虹 海

月 三 年 九 四 九 一

憶同的一、二一

著者 胡 麟

出版者 海虹出版社

香港九龍彌敦道五七九號B

總經售 南 國 書 店

香港九龍彌敦道五七九號B

印者 商務印書館香港工廠

香港英皇道三百九十五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四九年三月出版

謹以此書獻給

李魯連 于 再

潘 琰 張華昌

四烈士

序言

一九四六年春末，一二、一死難四烈士的喪葬辦理完畢之後，在工作上算是告一段落。這次運動當中，曾經發表過不少的文件和宣傳品，也有各方面對這運動反響的許多東西，爲要把這些資料編集成冊，把這運動的經過正確的記載下來，昆明學聯決定成立「一二、一史料編纂委員會」，並推定由我來負責主辦這件事情。可是，當時因爲聯大和其他幾個學校準備遷校，師生都忙於北返，大家心情潦亂，我把那些資料搜集起來之後，祇有暫時把這件工作擱下來。

既後，整個中國政治環境日趨惡化，恐怖空氣籠罩昆明，李公樸和聞一多兩先生遭受反動派的陷害，情勢十分嚴重，朋友們紛紛走開，我也下鄉回家去了。

隔了半年之後我轉回昆明，正想找個機會把一二、一的史料加以整理，不料，反動派又大肆逮捕「奸匪」，雲南省警備司令部認爲我有「奸匪」嫌疑，兩

次接到他們的公文，要我到警備部登記自首，我不得不逃出虎口。整理一二、一史料的工作又擱下了，這在我的內心裏是深深地感覺自疚的；同學們交託給我做的工作沒有做好，自己的責任沒有盡到，真是一件憾事！

直到去年十一月間，一二、一第三週年紀念之前，朋友要我寫篇紀念的文章，一寫就寫了將近有兩萬字之多，不但文章太長不能在報紙上發表，時間都已過去了，所以才決定把它印成這本小冊子，聊補我過去未盡的一點點責任。

但是，事先我不曾計劃要寫成這本小冊子，同時，身邊又缺乏有關這運動的資料，祇憑個人的記憶，想到那裏就寫到那裏，看來不免使人會有零亂的感覺，不過如果把它當成是個人參加這次運動的一個報告！裏面許多的事實，我想是常常寶貴的。

最後，我還要說兩點：第一，這本小冊子寫成之後，承蒙好幾位先生在迫忙中代我閱稿，給了我許多寶貴的指示，在此致謝！第二，這本小冊子從寫成到付印，中間就延一月之久，在這時期當中，人民解放軍澎湃的進攻，長江以北整個

地區已經解放，一二、一的兇首蔣××已溜走，（他是在美帝導演的「和平」之下僞裝下台），邱清泉已打死，人民最後的完全的勝利即將到來，這些喜訊，使人太興奮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五日香港

一二·一的回憶

目次

序言

一 「匪」警之夜·····	一
二 罷課抗議·····	八
三 響亮的號召·····	一一
四 反動派的新花樣·····	一三
五 街頭宣傳·····	一六
六 一二·一·····	二一
七 廣大的同情·····	二七

八 生活、學習、工作·····	三一
九 特務走狗們的新陰謀·····	三四
十 戰略的轉變·····	三八
十一 出殯·····	四五
十二 準備迎接最後的勝利·····	四八

附 錄

全國學聯紀念一二、一和一二、九宣言·····	四九
中國學運的當前任務·····	五三
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會章·····	六三

一 「匪」警之夜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晚上，昆明學聯在西南聯大的草坪上舉行反內戰座談會，那時正是慘勝之後不久，內戰的烽火一天天地擴大，人民對和平的期望十分的殷切，尤其在那次座談會請來講演的人是素爲人所敬仰的名教授，所以座談會雖然是學聯主辦，參加聽講的除大中學生外，還有大半的公務人員和市民。

像這樣的會，在抗戰幾年當中，昆明是經常舉辦的。由於雲南和中央之間存在着某些矛盾，地方當局對於開會遊行不但默許，而且還加以保護。但是，國民黨反動派嫡系的軍隊這時已經在美國軍事援助下推翻了龍雲在昆明的統治，昆明學生運動受到了嚴重的壓迫。

座談會前一個多星期，學聯就把這消息發佈出去了。這一方面要擴大反內戰

座談會的影響，爭取廣大市民來參加；另一方面可以說是給反動派一個強有力的警告。

反動的地方當局，得到學聯要舉辦反內戰座談會的「情報」，果然慌亂了：李宗黃（代雲南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廳長）關麟徵（雲南省警備司令）邱清泉（駐守昆明的第五軍軍長）之流急忙召開「緊急治安聯席會議」。在這會議上，李宗黃說：蔣「主席」派我們來演的第一任務（迫龍雲下臺）已圓滿達到；第二任務是「削平」學生「妄動」，如今，他們找上門上來，正是「報効」我「主」的機會，非「削平」而不能干休。於是，他們經過磋商的結果，在李宗黃導演之下，決定「先發制人」的策略。

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清晨，報紙上大號字登載着「緊急治安聯席會議」的決議：未經治安當局批准之集會遊行，一律禁止。同時，所謂治安當局立即專送命令給各學校當局，嚴禁學生參加學聯舉辦的反內戰座談會，李宗黃和關麟徵幾次打電話到聯大和雲大，要求學校當局執行禁令，當天下午三點多鐘，邱清泉駕了

吉普車，親自到雲大找熊慶來（雲大校長），據說他簡單明瞭地對熊威脅說：「如果熊校長把雲大借給『奸匪』開什麼座談會，那麼，請你準備明天交代！」熊校長自然乖乖地聽話，把學生自治會的負責人叫來「訓話」一番之後，馬上條諭總務長動員全校警衛，全副武裝，準備着雲大的大門，「閒雜」人等，一律不許進入。

在這內外壓力加來的局面之下，學聯召開緊急會議，到會的代表一致認為粉碎反動特務頭子的陰謀，應該當頭給他們一棒，那就必須堅持召開反內戰座談會。根據這個原則，決定座談會準時舉行，地點改在聯大草坪上。

六點過了，雲大大門口，貼出一張學聯通知臨時改會場的大佈告，絡繹不絕來參加反內戰座談會的學生公教人員和市民，看見很顯明的佈告，紛紛湧向聯大去，這真出乎反動當局意料之外；它的「緊急治安「法」令」，究竟不會使與會的人感到絲毫的畏縮，而它所謂「先發制人」的「策略」，倒是激動每一個人的憤怒。

黑幕籠罩着大地，已是七點鐘的光景了，將近萬人的聽衆，從四面八方集齊在聯大的草坪上，大家面向着北方的講台，就地坐在枯黃的草莖上。黯淡的燈光中，矍矍的可以看見胸前帶上紅布條的糾察，巡迴在會場的四週。主席從雄壯的歌聲裏走上台上去宣佈開會了。

首先是吳晗先生的講演，他把中國歷史上人民反對內戰的事件一一加以分析和批評。接着是錢端升先生講獨裁與民主的分野。當錢先生快要講完的時候，電燈突然熄滅了，但是，會場秩序一點不紊亂，誰都會料想得到，這又是特務幹的好事。幾支土臘燭，像螢火虫似的燃點在台上，它象徵着光明，代替了電燈，會繼續開下去。

錢先生剛剛講完話，從講台的側邊，鑽出一個矮矮的人上台來，大家還認不清楚他是誰，他就高呼的自我介紹：我姓王，我是老百姓，大家講民主，我也上台來講講，今天中國的局面，不是內戰，而是「內亂」！還不等他講的告一段落，聽衆急聲怒吼，把他從台上驅逐下去了。一部份情感十分激動的同学，捲起

袖子要打他，但幾個糾察把他請到會場外扣留起來了。會場中有一位「王老百姓」的同鄉起來說：剛才這個自稱「王老百姓」的姓查，名宗藩，他現任雲南省黨部調查統計室主任，是我的同鄉，雲南昭通人。這個特種人物，在羣衆的面前，立刻被揭穿了。

正是潘大達先生在講民主政治，突然一陣忽疎忽密的槍聲，響澈會場的上空，這時，特種人物企圖擾動，然而，在廣大羣衆的監護下，少數特種人物，起不了作用。糾察叫聽衆坐在原地不准移動，手臂挽着手臂，防止特務興波作浪。

潘先生之後是費孝通先生的講演，他一走上台，四週槍炮大作，飛彈從會場低空穿過，夫夫的聲音，似乎是警告我們趕快低頭。於是，費先生憤怒的吶喊：在沒有太陽，也沒有月光的晚上，我們呼籲和平，和平絕不會給槍炮打得碎的！朋友們：我們用潔白的手來拍掌，用我們潔白的手發出的掌聲，還擊威脅和平的槍炮。隨着費先生的吶喊，響亮的鼓掌聲，終於擊敗了槍炮了。

反內戰座談會的開會程序單上，已輪到張奚若教授的壓軸講演，但是，主席說張教授被關麟徵請去做客，趕不來了，祇有宣佈散會，大家帶着憤懣的心情離開。

走出聯大的大門，環城馬路的兩旁，佈滿武裝的戒嚴隊伍，城牆缺口處（通青雲路），架着兩挺機關槍，三門小鋼炮，那些戒嚴的士兵，凶狠狠地瞄準了從大門口走出的聽衆，拉動執柄就要開槍，幾個學聯的負責人跑向前交涉，那個官長說：「奉命戒嚴，不許通過！」請他去通報給上方，他回答說沒有這種義務，請他放一兩個代表進城見他們的長官，都被拒絕了。

在這踟躕不進的當兒，一個特務擠在人叢中，拔出手槍向天放了一槍，幸好大家還鎮靜，放槍的特務又被捉到。

熬到午夜，參加座談會的人仍然被圍困在聯大，一點消息也沒有。最後還是由幾個學生探索到一條小路，穿過雲大農場，從雲大後門進去，轉到城裏來，這才算脫圍，而安全的歸家。

緊張的一夜渡過去，廿六日的報上，登着中央社的一則新聞：「昨夜西北郊發生「匪」警，駐防該區部隊跟蹤追擊，「匪」向虹山一帶逃竄。」

二 罷課抗議

昨夜的反內戰座談會，在槍林彈雨之中，還是完滿的達到了目的，但同學們遭到這空前的脅辱，又給中央社誣指爲「匪」警，這一口氣，誰也不能忍受的。

一大早起，聯大和雲大學治會負責人先聚會商談，決定罷課三天，抗議反動派的這種法西斯行爲，同時提出三項要求，作爲復課的條件：第一、取消二十五日治安聯席會議公佈的緊急「法」令；第二、公開登報向參加反內戰座談會遭受脅辱的人道歉；第三、保證今後不再有類似的事件發生。

等到把會商結果公佈，各院系同學紛紛響應，紅紅綠綠的標語，貼滿在學校的每一個角落裏。鐘聲停止了，學校裏的一切，頓形緊張的現象；學生自治會改組，成立罷課委員會，分設總務、宣傳、聯絡等部門，全體同學，參加到各部門工作。